

曾經，煙波浩渺，水天一色，千帆競發，萬鳥翱翔。然而，受自然和人為因素的影響，號稱「長江之腎」的江西省鄱陽湖已連續10年枯水期提前並延長，水質變差，濕地銳減，生物鏈遭破壞……尤其去年，鄱陽湖枯水期提前近兩個月，水位創有紀錄以來的歷史同期最低值，沿湖居民哀歎：寶湖變空湖，人無魚可捕，鳥無食可覓！專家則警示，鄱陽湖已經處於「亞健康」狀態，長此以往，潛在風險一旦爆發，勢將影響人類的健康與生存。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劉蕊

「美麗的草原我的家，風吹草遍地花。」聽着一位外地遊客在裸露的鄱陽湖面拍照時唱起的歌，56歲的朱國愛覺得好諷刺。「這可是鄱陽湖啊！哪裡就成了草原啦？！」

在鄱陽湖都昌縣印山水域，一塊一塊乾裂龜裂的土地、成片成片粉紅鮮艷的蓼子花、一堆一堆乾裂開殼的蚌類遺體。眼前所見，遊客覺得稀奇，忙着拍照。但出生在鄱陽湖中心一座島鄉——蓮湖鄉的朱國愛卻沒那個閒情，他正準備去附近的風力發電站打零工去。

湖乾魚稀 漁民轉行

對朱國愛來說，乾涸的鄱陽湖一點都不美，只有水多的時候才美。「水多魚也多，一網打過去，幾千噸魚，一天能掙五六千元。」朱國愛邊說邊用手比畫着

撈魚的動作。他說，「現在鄱陽湖變空湖啦，以前有140多種魚，現在好多魚種都消失了。」

「湖水越來越少，目前特別低，水位在8米左右，而且枯水期提前近兩個月，這種情況歷史上少有。」朱國愛說，往年捕魚能至11月底，可今年就只有兩個月，從9月起他就轉行當了建築工人。朱國愛感歎道，「一天掙90元，較捕魚賺得少，但好歹能維持生計。」

轉行的不止朱國愛，鄱陽湖10萬漁民都面臨漁汛期提前結束、收入減少的困境。記者在都昌水文站附近的馬路上，看見有不少漁民轉行當導遊。「要不要乘船看蓼子花？可漂亮了，每位90元。」一名漁民看到記者便湊過來招攬生意。因為去年氣溫較高，加上水位下降，湖底的蓼子花成片開放，儼然成了「花海」，就連江西當地人也極少見到這樣的情況。

■由於枯水期較以往提前且延長，乾涸的湖底變成車道。



■受乾旱影響，湖底出現嚴重龜裂。



但去年枯水期鄱陽湖水域面積縮小至300多平方公里，創有紀錄以來的歷史同期最低值。

由於缺水，當地居民生活用水已經出現嚴重困難。都昌自來水廠的臨時取水口已向湖心延伸多次，一條新開挖的溝上，5台水泵源源不斷地抽水。據自來水廠的副經理于小求介紹，取水口大概向湖心延伸了30多米。工人們日夜堅守，確保5台水泵全天候正常運轉，以保證城區10萬多居民的正常供水。

都昌縣周溪鎮鎮長余顯金也對記者表達了他最大的擔憂：周溪鎮總共19個行政村，其中18個都靠近鄱陽湖，沒有地下水。「一旦鄱陽湖沒水了，我們就沒有水喝了。」

枯期提前 取水困難

監測數據顯示，1956年至2002年，鄱陽湖進入枯水期大致為12月1日前後，2003年至2013年平均枯水期提前到10月27日。最近十年，星子站枯水期時間不斷延長。即使是2010年那樣豐水年，枯水期仍達到165天，一些年份連續低枯水位時間甚至長達254天。

鄱陽湖豐水期水域面積最大可達4,000平方公里，大約有4個香港面積(1,104平方公里)那麼大。

鄱陽湖見底

長江腎衰竭

水質差 濕地減 捕魚無 鳥無食



■乾涸的鄱陽湖無魚可捕，只有幾艘漁船橫擱於湖床上。 傅建斌 攝

專家：上游蓄水

鄱陽湖的水危機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2007年、2011年鄱陽湖曾出現歷史罕見的乾旱。江西省科學院生物資源研究所副所長戴年華告訴本報記者，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鄱陽湖到現在，「2003年是個分界線，2003年以來鄱陽湖低枯水位呈現常態化趨勢。」他認為，究其原因，除了受自然條件的影響，也有人為因素的作用。

戴年華指出，長江上游大批庫壩對鄱陽湖的「拉空」效應，造成了鄱陽湖水位降低、水量減少。鄱陽湖水位高低主要受長江幹流湖口站水位制約，當長江水位高時，長江水頂托湖水，鄱陽湖水

域變大；當長江水位低時，鄱陽湖水被長江拉空。他形象地將江西比喻成一個巴掌，掌心是鄱陽湖，掌柄是湖口。「湖口變低，鄱陽湖水便會被拉空。」

天災：降水失衡

《長江流域綜合規劃》數據顯示，長江上游幹支流主要水庫共29座，防洪庫容量合計530億立方米。這些水庫群在汛後集中蓄水運行，長江幹流宜昌以下河段水位不斷降低，導致鄱陽湖水被拉空。

江西省氣候中心專家則認為，導致目前乾旱的原因總體上還是全球氣候變化，降水時空分佈不均，雨季雨水偏

多，枯季雨水偏少，導致一個時期內湖水量不足。

人禍：無序採砂

江西省氣象資料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鄱陽湖流域年平均降雨量比1965年至2000年平均降雨量將少330億立方米，減少幅度為12%。「從1998年開始的不規範採砂導致湖盤地形發生改變也對鄱陽湖低水位造成影響。」戴年華告訴記者。他說，鄱陽湖過去曾經歷的無序採砂，將鄱陽湖入江水道(星子至湖口)拓深了，不經意中增加了鄱陽湖水的下洩入江。

建生態補償 減人為破壞

戴年華認為，鄱陽湖是一個有機生態體，水、土、草、魚、人，一個都不能少。不能為了保護而保護，「不解決老百姓出路問題，鄱陽湖的保護將是空話。」

在他看來，近些年，人類對鄱陽湖的索取太多了，鄱陽湖已不堪重負。「應該建立濕地生態補償機制，對湖區群眾進行生態補償，換取他們讓出濕地和湖面。」戴年華建議，要把三中全會關於生態文明建設的決定落到實處。

為此，他建議由國家層面出台政策，建立一個公平、科學、操作性強的濕地生態補償機制，對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濕地資源所有者、保護者給予補償，並對湖區群眾的生產、生活作出妥善安排。同時，他建議對鄱陽湖的保護與開發應該有一個清晰的定位。「哪裡要保護起來，哪裡要開發，要有明確規劃。」



■江西省科學院生物資源研究所副所長戴年華。



■都昌水文站無水可測，成了「孤島」。



■乾涸的湖床長滿蓼子花，引來遊客流連。 傅建斌 攝

攔湖建壩 爭議不斷

鄱陽湖連年發出缺水危機警報，建壩再次被江西省提上日程。在鄱陽湖建壩的設想由來已久，和三峡大壩一樣，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就有提及。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攔湖建壩、蓄水發電、航運旅遊，便是幾代江西領導人的夢想。2002年，江西省首次正式提出在鄱陽湖建壩。

但由於專家一直持反對意見，鄱陽湖壩建設工作一直進展緩慢。其中最受關注的一次是2009年，15位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在內的專家聯名向國務院遞交一份諮詢報告，認為如果鄱陽湖建壩，會對當地生態環境產生嚴重影響，同時，建壩也影響下游大城市的供水安全。

江西避爭議 改「壩」為「閘」

然而，江西省為避免爭議，將建「壩」改為建「閘」。沿湖地區對此項目十分支持，18個村都沿湖的都昌縣周溪鎮鎮長余顯金告訴記者，江西要搞的這個湖控工程，相當於建幾個門，開關靈活，在洪水期的時候留住底水，以備枯水期使用，不會完全切斷水流，也不會影響下游水位。

據記者了解，該工程目前仍在論證階段，但江西省的決心不減。記者致電江西省科學院一位研究員，他對此工程顯得極為謹慎，不願多談。

下游枯竭

魚蝦稀少 候鳥劇減

57歲的羅大叔在鄱陽湖都昌印山水域收魚，他說往年枯水期，水坑內有大量小魚小蝦，「往年一天能收3筐魚，現在1筐都收不到。」他指了指船上放着的半筐小魚。

濕地乾裂 生態失衡

乾枯的湖面不僅讓漁民的收入減少了，數十萬候鳥的口糧也受到影響。作為世界最大的鳥類保護區，乾旱對候鳥的影響也引起了國內外關注。

記者隨都昌候鳥保護區管理局局長李躍巡湖，當船來到湖中心的一塊開闊草地上，仍不見候鳥的影子，需透過望遠鏡才能隱約看到幾隻。李躍說，鄱陽湖水位低造成濕地乾裂，對植物生長不利，魚蝦蚌資源減少，對候鳥越冬的食物鏈造成較大影響。「吃的少了，候鳥自然便不再停留，會選擇其他地方。」

林業部門數據顯示，去年，來鄱陽湖越冬的候鳥較往年有所減少。低水位使得冬候鳥飛離時間比往年提前，夏候鳥到達時間比往年推

遲。2002年至2003年，候鳥達100萬隻以上；此後兩年的統計均為70萬至80萬；2007年為46萬隻；2008年為45萬隻；到2009年則僅40萬隻。

復旦大學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負責人告訴媒體，近幾年，鄱陽湖越冬的鴨、鵝非常少，雁則增多了。「可能是鴨、鵝對環境的變化比較敏感。」

在生態學家看來，雁增多不是什麼好兆頭。2005年發生的青海湖禽流感事件讓部分生態學家開始擔憂鄱陽湖的生態健康。戴年華也認為，「不應該過度關注候鳥的數量，水、土、草、魚、人，是有機整體，缺一不可。」他說，候鳥的數量不一定要多，但是種類要多。



■隨着鄱陽湖枯水期提前，漁汛期也提前結束。圖為岸邊閒置的船隻。